

〔新版〕

告 别 天 堂

S H E S T O A S H E S

笛安
著

「新版」

告别天堂



笛安
著

故乡的
朋友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告别天堂: 新版 / 笛安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354-7604-3

I. ①告… II. ①笛…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6458 号

告别天堂 [新版]

笛安 著

出品人 | 郭敬明

选题出品 | 金丽红 黎波

项目统筹 | 阿亮 痕痕

媒体运营 | 李楚翹

责任编辑 | 赵萌

助理编辑 | 孙鹤

特约编辑 | 卡卡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装帧设计 | ZUI Factor

设计师 | 胡小西

内页设计 | 鹿子

出版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 027-87679310

传真 | 027-87679300

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编 | 430070

发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 010-58678881

传真 | 010-58677346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编 | 100028

印刷 |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 10.625

版次 |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 210 千字

定价 | 2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新版〕

告 别 天 堂

S H E S T O A S H E S

笛安
著

被炽热焚烧的激烈青春 眼泪浇灌下诀别的祭文
《告别天堂》五周年纪念珍藏版

这是一部让整个文坛开始重新审视“80后”写作的作品；
这是一部饱含最初、最纯粹的激情的作品；
这是笛安的成名处女作《告别天堂》。

说真的，我有点紧张。因为《告别天堂》对我的意义，到底特别一些。它让我第一次体验写长篇的那种妙不可言的感觉，它也是我对自己生命中一段至关重要的岁月的艰难纪念。

——笛安



更多作品信息，请扫描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 zuinovels 关注 @ 最小说

定价：29.80元

ISBN 978-7-5354-7604-3



9 787535 476043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新版」

告别天堂



笛安
著

故乡的朋友们

目录



Chapter 01	
回到最初的地方	007
Chapter 02	
爱情万岁	035
Chapter 03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069
Chapter 04	
公元前我们太小	105
Chapter 05	
渡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花	133

Chapter 06	
火柴天堂	165

Chapter 07	
记住我们以为不能承受的孤独	207

Chapter 08	
罗密欧就是梁山伯 祝英台就是朱丽叶	251

Chapter 09	
霸王别姬	293

尾声	
夏夜的微笑	319

ASHES
TO
ASHES

CHAPTER 01

回到最初的地方

◆ 天杨

我叫宋天杨，出生在1979年5月的一个傍晚。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一屋子的甜香。奶奶听着我元气十足的哭声，愉快地想：女孩子属羊，怕是不大好吧。

生产过程是顺利的。那疼痛足够让我妈妈这个苍白而敏感的女人记住生育的艰辛，又没留下恐惧的印象。夕阳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很安详地进来，我想那个场景没准儿就和《乱世佳人》里媚兰生产的镜头差不多。妇产科主任——我的奶奶，在夕阳下眯着眼睛看我像条红色小昆虫一样蠕动，直到她听见那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小护士的惊呼，还有手术器械慌乱地掉在盘里的声音。血从我妈妈那个苍白而敏感的女人的身体里喷涌而出，像日出一样生机勃勃。这场景于是由《乱世佳人》变成了《急诊室的故事》。于是，我妈妈死了。

后来父亲就离开家，参加了援非医疗队。经年累月地游荡在那块遥远而又苦难的大陆上。什么病都看，甚至给女人接生，还给一个中非还是西非的很著名的游击队首领取出了肚子里的弹片。这些都是爷爷跟我说的。我从小跟爷爷奶奶一起住，爷爷每年会从新华书店抱回新版的非洲地图，告诉我爸爸现在在哪个国家。都是些很有意思的地名：马里、索马里（我总是把它俩搞混）、刚果、布基纳法索、坦桑尼亚……当然还有刚果河、东非大裂谷、撒哈拉沙漠。奶奶有时候会在爷爷抱着我看地图的时候叹一口气，“他这是怨我呢，怨我把我儿媳妇的命给弄丢了。”还好奶奶不是一个像祥林嫂一样没完没了的女人，奶奶永远端庄而安静，白发梳得整整齐齐，每到换季的时候都会买回来一块新衣料。

我是在儿童医院里长大的。我家的楼离住院部只有一墙之隔。我喜欢看人家晒中药，药草铺在石板地上，散发着一股香味。我也喜欢病房里消毒水的气味，很清澈很凛冽。于是我就站在住院部的大门口，面朝着晒中药的空地，这样我就可以闻到喜欢的两种味儿了。直到爷爷从里面走出来，带我回家。我们家的人都是医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死的时候是医学院的研究生，一个单调的家庭。所以我小时候最讨厌人家问我：“天杨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呀？也当医生吧。”我恶狠狠地说：“我才不。”我倒没说错，我没当医生，我当了护士。而且就在这间儿童医院，成了爷爷的同事。现实令人沮丧，不过我们都该知足。

没错，知足。这是我每天走在那条熟悉到烂熟的路上去上班时告诉自己的话。下三层楼梯，推开单元门，右转，再走四百

米就到了。小时候我曾经无数次地在这条四百米的路上想方设法地拖延时间，以便在进家前吃完手里的雪糕——那是被奶奶禁止的“脏东西”。初二时我在这条路上的一个相对僻静的拐角里第一次接吻，现在我睡眠惺忪地走在这条路上，往事扑面而来。实在不是我滥情，而是我二十五年的生命里，有二十一年天天都要经过它。要不是因为我在另一个地方念过大学，恐怕这条路就会像我的一只胳膊或一条腿一样理所当然，这绝不是有什么有趣的事——因为我很容易就会失去对另一种生活的想象力，甚至忘记了还有其他的生活。

我大学是在上海念的。那时我像所有十八岁的、虚荣且天真的女孩一样爱上了那里的繁华。是医学院，护理系。实习时第一次穿上护士服就引来一片惊呼，那是互联网开始蓬勃的时候，因此我拥有了一个网名：“魔鬼身材的白衣天使”。要毕业了，天使也得蓬头垢面地准备绝无胜算的考研，一脸谄笑地准备注定碰壁的求职，目光凄楚地准备理所当然的失恋。我很幸运地把这三种滋味——一一品尝。身心疲惫的时候，奶奶打来电话说：“回家吧。”于是我知道，除了家，没有多少地方能心甘情愿地接纳我——不管我自认为自己有多了不起。

要知足。我告诉自己。白衣天使不是谁都能做的。在这个糟糕的城市里——空气永远污浊，天空永远沉闷，冬季永远荒凉，春季永远漫天黄沙，一个生病的人在这样一个地方遇上你，魔鬼身材的白衣天使，笑容灿烂（我是说如果我心情好的话），你极有可能成为他或她记忆中的奇迹——如果他或她心里还残存一点

梦想。所以，我对自己说，你过得不错。想想人才交流中心的人山人海，想想因为自己和爱人都下岗了才来我们家做钟点工的刘阿姨，尤其是，想想你每天面对的那些孩子。

终于说到我的工作。我照料一些患白血病的孩子。一些浪漫或自以为浪漫的人会说：“见证那么多的生离死别——这工作有些类似神父、牧师什么的——不过好像不适合神经纤细的人吧。”我告诉你，这揣测善意得有点伪善。我也曾经这样揣测过，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对着镜子左照右照，自认为比《珍珠港》的女主角还要正点。“从现在起。”我对自己说，“你就是命运送给那些受尽苦难的孩子的唯一的善意。”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矫情。当你一天已经工作了十五个小时，你听见危重病房里爆发出一阵呼天抢地的号啕，凭你神经再纤细也会重重地皱一下眉，心里想：“靠。”——因为这意味着你的下班时间又有可能推迟。没错，又一个还没绽放就凋落的小家伙。可是你累了，你的身体和大脑都在卑微地要求一个热水澡和一场睡眠。我们，这群被称为“白衣天使”的人们，对生命的敏感和尊重——因为见得太多所以麻木——比一般人起码要低上五个百分点。

病房里的空气二十年来都是一样的味道和质感。刚才在二楼的时候我碰上早已退休的老院长。很多年前他是爷爷奶奶的大学同学。他惊喜地说：“哎呀，你已经长成大姑娘了，你就在这儿上班？好好好。”我怀疑他是否真的知道我是谁——他三年前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果然他说：“你妈的身体现在还好吧？告诉她要锻炼。”我笑容可掬地说我一定转告，然后看见杨佩站在楼

梯口冲我挤眉弄眼。

“你大小姐还真有爱心。”她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取笑我，“跟那么个老糊涂聊得津津有味，够闲的。我可快累死了。你知道吗？昨天晚上那个皮皮发病危通知了，折腾了一夜。我骨头架子都散了。”“病危？”我说，“昨天我看着还好好的。怎么样了？”“没死。”她把化妆盒放进坤包里，“救过来了，人都醒了，不过我看他妈是快疯了。”她拍拍我的肩膀，“宝贝儿我走了，回头小郑来了你让她把堡狮龙的优惠卡还我。”

她走了以后的这间休息室还真是安静。我从柜子里拿出我的白衣。它曾经是雪白的，现在已经变成了象牙白。不知不觉间，我穿了三年。我照例把该给的药送到每一床。那些父母往往像孩子一样冲我脆弱地一笑，倒是躺在床上的那些孩子，才七八岁甚至更小，眼神就已漠然到一种境界。我走到皮皮跟前，他在输液，闭着眼睛。他妈妈，那个说是三十岁看上去足有五十岁的农村女人拘谨地跟我打招呼，“皮皮。”她说，“叫阿姨呀。”“别。”我打断了她，“让孩子睡吧。”“他不睡。”她有些紧张地笑笑，“刚才他还说他不瞌睡呢。”这时候皮皮睁开了眼睛，他是个眉清目秀的小男孩。“阿姨好。”他说。“皮皮。”我俯下身子，“今天天气特别好，阿姨帮你拉开窗帘吧。”——我跟孩子们说话的语气一向被杨佩批判为“矫揉造作”。他轻轻地笑了笑，“不用，太阳晃眼呢。”然后又闭上了眼睛。

我走出去，现在我要到楼梯对面的另一间病房。皮皮他们那间是给十岁以下的孩子的，我现在要去的这间住着十岁到十四岁

的孩子们。我比较喜欢来这一间，因为这儿住了两个活宝：龙威和袁亮亮，都是十三岁，一对相见恨晚的难兄难弟。常常交流黄色笑话，也常常互相嘲讽对方做骨髓穿刺的时候表现得像个娘儿们。

“美女你好。”他们每天都这样跟我打招呼。

“美女。”龙威指指袁亮亮，“他刚才居然说你长得像舒淇，我十分气愤，怎么能拿你跟拍三级片的相提并论呢。打他！”

“小点儿声。”我笑着，“省得陈大夫听见了又骂你们。”

“已经骂过了。”龙威说，“你来之前就骂了。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大清早的。”

“准是昨天晚上跟他老婆不和谐。”袁亮亮坏笑。陈大夫就在这个时候无声无息地出现在病房门口，非常戏剧性。“小宋。”他说，“叶主任叫你。”

我出来的时候他跟我说：“我真不明白这两个孩子，哪点儿像得癌症的？”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在心里说，日子再艰难，人也找得到快乐。这跟勇敢和乐观什么的不搭界，这是本能。我倒是真希望他俩能在这儿住得久一点，这样工作就没那么辛苦——每一天都是千篇一律的，一样的步骤、一样的程序、一样地从早忙到晚，说不定再过两年，连说话用的词都懒得换了。日子倒是好打发，很快，已是晚上10点。

这个星期是杨佩的夜班，不过她大小姐迟到是家常便饭。我先去看了看皮皮，他睡得很好，不止他，整整一病房的孩子都已